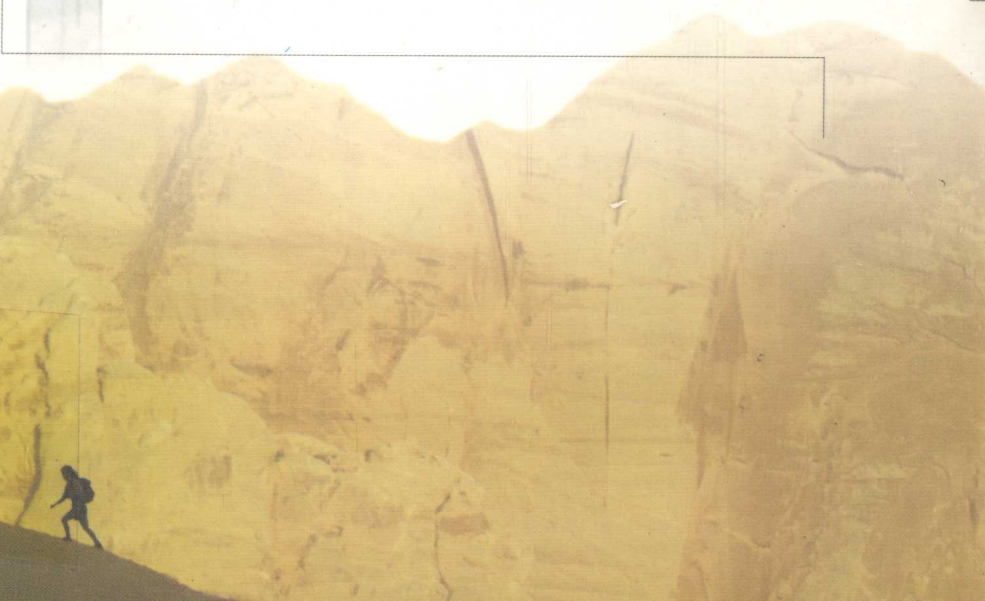


发现

黄金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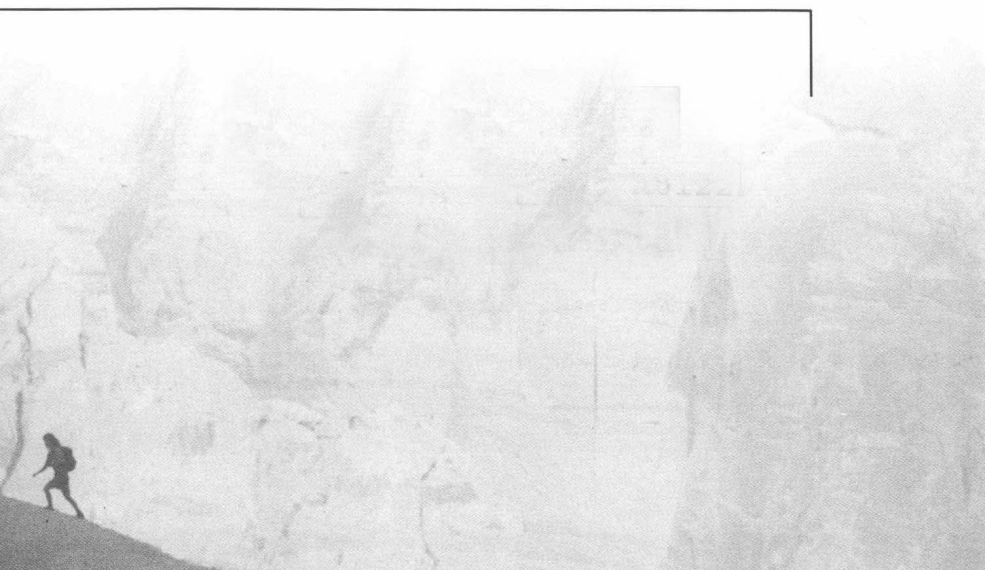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德) 君特·格拉斯



发现

黄金山脉



发现黄金山脉

君特·格拉斯 著

唐人译

漓江出版社

2000年4月·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黄金山脉/(德国)君特·格拉斯(Jiant. Grass)著,唐人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ISBN 7-5407-2088-3

I. 发… II. 君…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年 04517 号

发现黄金山脉

[德国]君特·格拉斯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 号-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7-2088-3/I·1301

定价 17.80

面前，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另一面。

缓缓叙述了人在物欲情欲

作者按语

1973年11月23日,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每盎司是九十美元。接着,金价开始暴涨,五天之中就突破了一百美元大关,并且继续上升。人们提出了许多种看法来解释这一趋势。然而,这些人都忽略了这一现象后面真实的、令人愕然的原因。

事实上,世界黄金市场被人无情地操纵着,某些世界著名人物和机构正在进行囤积世界流通黄金的大阴谋,以期达到垄断黄金的目的。他们并不在意这一行动是在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火上添薪,也不考虑他们的成功将会给腐败的美国、英国和西欧金融制度造成大混乱。他们措意经心的只是最终利润,估计将会超过一千亿美元。

这一切并未普遍为人所知。因为黄金垄断集团的参加者们富甲天下、权倾四海,阴谋进行得密不透风。对任何知遗或猜测到这一阴谋的性质和意图的人,他们或收买、或强迫,使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

到了1974年4月,黄金市场的操纵者们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了——从1973年11月以来,金价已翻了一倍多。4月3日,巴黎市场的金价跃至令人目眩的高峰——每盎司一百九十七美元。各种权威消息纷纷预料,认为不久就会上升到每盎司三百,甚至五百美

元。

突然之间——显然令人费解——上升的螺旋停止了，潮流自身开始逆转。到7月4日价格跌回每盎司一百三十一美元。价格的下跌使市场操纵者们遭到的损失以天文数字计。他们被迫放弃了囤积黄金的活动。

有关这一阴谋的故事及其失败的原因，新闻界从未有过披露。这部小说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将此事首次公之于世。

顺便要说的是：世界非货币黄金的约百分之八十五在伦敦黄金市场流通，了解这一事实十分重要。伦敦黄金市场由五家成员公司组成。他们是：约翰逊—马特公司；蒙坎塔及戈德斯米德公司；塞缪尔·蒙塔古公司；N.M. 罗思柴尔德父子公司；夏普思—皮克斯利公司。在这里，我又增加了纯属虚构的第六个公司。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使这五家真实的公司的任何一家处于难堪境地**。这五家公司中，没有哪一家曾经参与或介入过那场囤积黄金的阴谋。

君特·格拉斯

第一部

1974 年 2 月 8 日至 14 日

引 子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 982 次班机从加尔各答起飞，此时正飞行在贝鲁特—伦敦的最后一段航线上。

这架波音 747 的二等舱里，只有四十八个乘客。不少人抢先占了中间的四座位子，舒身展体地躺着。下午 7 点，广播把他们叫醒，说飞机马上就要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着陆了。

过道上，服务员按规定开始巡视。

空中小姐梅·伊万思检查后舱。她在最后的第 55 排中间座位上停住了。一个人横躺在从 D 到 G 的四张座位上，显然还睡意正浓。她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对不起，先生。我们马上要降落了。”

毫无反应。不知怎么的，那人甚至完全没有觉得有人在拍他。伊万思小姐更仔细地看了一眼。

是个亚洲人，双眼睁着，已经死了。

她马上用就近的对讲机向驾驶舱报告。

“二等舱发现尸体，”她告诉机长。机长会立刻通知指挥塔，当局将给予合作。在乘客下飞机之前不会有人来拍尸体。移民局

官员将会得到离机乘客的详细情况——以作可能的参考。

“暂时由领班来处理，”机长指示说，“五分钟后就着陆。”

领班来到后舱，挤进 55 排 E 号座位，好在降落时把尸体扶稳。“大概是心脏病，”他咕哝道。死者外衣口袋里露出红皮封面的护照。领班抽出来一看，只见封面用印地语、藏语和英语印着几个烫金大字：“萨克哈拉王国”。封面背后，用这三种文字写着这人的姓名——拉菲·卡尔西。这是个印度名字。

领班在海外航空公司干了十二年，只见过六七份萨克哈拉护照。这个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区王国的臣民很少去国外旅游。领班放回护照，在死者胸部又碰到一件又硬又沉的东西。他解开死者外衣，见他肩挎枪套，套里装着一支德国造 7.65 毫米口径自动手枪。

领班诅咒着，旅客中要是有人在高空发作致命的心脏病或中风什么的，总是意味着乘务员有额外的活要干了。他们必须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讯问，以使航空公司免于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如果死者持萨克哈拉护照旅行，用的又是印度名字，而且还带着枪的话——真见鬼，那问题肯定要复杂得多。

马修·罗伯特·拉特利奇坐在这架波音 747 一等舱的二排 A 号座位上。和其他所有的旅客及大多数乘务员一样，他也不知道飞

机上有个死人。死亡本身倒不会严重扰乱他的心境。在三十四年的生活中，他已经好多次看见人死亡，自己也好多次死里逃生。

马修·拉特利奇容貌英俊，既能吸引女人而又不致引起男人的忌愤。这张脸确实有点不同寻常，很象刀劈斧凿铸成，说得上轮廓鲜明，下巴的线条坚强而有力。他的皮肤经历过风吹雨打，头发、眉毛又浓又黑。显然，他是个能驾驭自己、驾驭感情的人。但此时他却显得不安、焦虑，有点不耐烦，急于着陆，开始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商务谈判。

终于，飞机在跑道上停住了。反转马达一阵轰鸣，广播里传来刺耳的女人声音：

“……再一次为我们的晚点表示歉意……”

982次班机从加尔各答起飞，正点到达伦敦的时间是下午3点1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在贝鲁特哈勒迪机场停留了四个小时。现在已经是下午7点28分了。

拉特利奇皱着眉头。他约好那天下午5点半在伦敦和别人会面。在贝鲁特他就想打电话解释失约的原因。但黎巴嫩的海外电话挂不通，结果，只好发电报。他希望电报通过诸多的助手和秘书，已经传到戴维·奥尔巴克先生本人手中。这样的话，他仍然可以在当晚见到奥尔巴克，会谈十分紧急。

用“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谚语来衡量，过去的几小时里，美元价值已经可以用六位数来计算了。还不说那些无法用美元或英镑来估价的东西，包括很少有人能理解的，潜在的巨大利益——比如，一个国家的命运、它的君主和臣民。马修还明白，他的成

败具有广泛的，甚至全球的意义。

波音 747 关闭了马达。拉特利奇那六英尺二的高大身躯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长腿金发的空中小姐为他取来大衣。从贝鲁特开始，这位小姐就总是无事找事地接近他。她已感觉到，他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能和女人和谐相处的男人。她的眼神表明，这个可爱的美国青年发出的任何邀请，她都会乐于接受。拉特利奇心有灵犀，要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就好了，他心想。他提起胀鼓鼓的公事皮包，急匆匆朝舱门走去。

拉特利奇是第一个来到入境检查站的 982 次班机的乘客。一个又矮又胖的移民局检查官查看了他盖满图章的美国护照，例行公事地发问：

“你此行的目的，先生？”

“办商务。”

“做什么生意，拉特利奇先生？”

“采矿。”

“明白了。准备在英国呆多久？”

“大约一个星期，”他说。他默默地想道，这足够筹备两千万美元的时间了。如果顺利的话，还用不了一个星期。如果不行——可是，他根本不愿意去想这种可能。

“啊，你去过萨克哈拉？”

“去过。”拉特利奇感到一阵疑惧。

检查官斜视着他护照上弄脏了的签证图章。

“你第一次去那里是 1973 年 11 月，在印度和萨克哈拉两国之间往返过几次。最后一次离开萨克哈拉是在三天以前。”

拉特利奇的脸膛被晒得黑里透红，使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显得更蓝了。此刻，他眯缝起双眼。检查官不象是在提问，倒象是在发表声明。而这个声明似乎又完全与检查无关。拉特利奇克制着自己不去看脚边地板上他的那只公事包。

“萨克哈拉一定使人神往。”肥胖的检查官说。“插在印度与西藏之间——我听说，就象香格里拉^①呢。”

“神往？那不错。香格里拉嘛，那就不一定罗。”

“嗯。你说，你干的是采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国家有什么矿可采。”

这个官员的询问触到了马修正想回避的问题。“至今什么矿也没有发现。”他回答得很沉静。“虽然可能有铁矿，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藏量不大，但却很有希望，这就够了。

拉特利奇看见 982 次班机别的乘客，也已来到入境检查站。他们的证件也都受到严密检查。于是，他不那么紧张不安了。毕竟，这不是专门冲着他来的。

“从你的入境卡看，你下榻在多切斯特饭店了，拉特利奇先生？”

马修作了肯定的问答。这个官员在他入境卡背面作了些难解的记号，又在护照上盖了章，挥手让他通过海关大厅。

① 香格里拉指世外桃源。

传送带还没有把 982 次班机的行李送出来。拉特利奇走进付款电话亭，给戴维·奥尔巴克在贝尔格拉夫广场的宅邸打电话。仆人接了电话，拉特利奇报上姓名。不一会儿他就听见了奥尔巴克的声音。他的语气保守老成，但却不失热情、亲切。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马修。所以，今晚没作别的安排。你什么时候过来？”

“10 点会不会太迟？”

“一点也不迟。那么，我就等你啦。”

拉特利奇看见他的皮包放在旋转行李架上，脚夫正把包裹往小车上搬，伸手提起他的皮包。

“看来，这包足有一吨重呢，小伙子。”

“谢谢，我自己来提。”拉特利奇说。他跟着脚夫穿过“无可申报”出口。他觉得平安无事了。女王陛下的海关安装的那些暗藏探测器是用来探测黑色金属的。而他皮包里的东西无疑是货真价实的有色金属。

1974 年 2 月 8 日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国内煤炭产量下降而引起的燃料短缺和能源危机，把英国搞得疲惫不堪。大部分工厂和企业都实行了每周工作三天的紧急工作制。伦敦受的打击最严重。那种凄楚样子，真有点象战时的灯火管制。但是，所有这些困难在华丽的多切斯特饭店都不明显。饭店的门厅和走廊仍然灯火通明。拉特利奇订了一套豪华的双屋套间，可以俯瞰海德公园。

他在门厅买了一份《旗帜晚报》，查看黄金市场的行情。那天，自由市场的金价创了纪录——每盎司一百四十五美元。拉特利奇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他打开提箱，洗了澡，换好衣服。9点半，他来到饭店外面的大天篷下。夜晚凉飕飕的，使人觉得一身清爽。他先想步行，但沉甸甸的公事皮包又使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叫了辆出租汽车。汽车拐进公园巷。由于配给私人汽车的油少得可怜，路上基本上见不到车辆。没几分钟就到了格罗斯韦诺地。拉特利奇发觉自己算错了时间，离会面还有好一会儿。最好别显得太急切。他打定了主意，便叫司机在路旁停下。他下了车，付过钱，车开走了。

拉特利奇独自站在离贝尔格拉夫广场两条街的格罗斯韦诺地与霍尔金大街的交叉处。周围那些优雅的建筑物的是一片漆黑，寂静无声。电力大削减使街灯也一片昏黑，家家户户都拉下了窗帘，以保持大幅度削减的暖气所散发的热量。霍尔金大街空无一人，也见不到一辆汽车开过。他没有注意到，在格罗斯韦诺地，离他仅约五十码处还停着一辆美洲虎牌黑色轿车。他沿着大街往前走。

走到一半时，他感觉到而不是听到背后有人走来——悄无声息，迅疾如风。经验产生的直觉帮了他的大忙。拉特利奇反应敏捷。他一步跨开，旋过身子，牢牢站定。一个男人在离他不到五码的地方猛地停下。只见那人手握尖刀，张开双臂，弯着身子，摆好架势，朝他逼近。

穷极潦倒的吸毒者利用黑夜来抢人了，他想。那人扑上前来，挥刀朝他腹部猛刺。拉特利奇双手抓住皮包，当作盾牌抵挡。长长的双刃刀戳进皮包。暴徒赶紧抽回刀，又朝他咽喉刺来。他一转身，抓着皮包砸过去。尖刀划破大衣，刺在他肩上。拉特利奇顿时觉得一阵剧痛。与此同时，皮包也狠狠击中了对方腹部。那人一个趔趄，往后倒去。

“索呀凯！”那人喘着粗气，拼命站稳脚跟，想占住优势。

这时，拉特利奇才看清，那人一副东方人模样。“索呀凯”是萨克哈拉高地人讲的带藏语腔的土话，意思是“宰了你这条狗”。肯定是个萨克哈拉人——这是暗杀！想到这里，拉特利奇不觉一阵恐惧，马上警觉起来。他把皮包朝那人虚晃一下，趁那人躲闪之机，甩下皮包猛扑上去。

两人摔倒在地上，打成一团。拉特利奇抓住那人握刀的手，狠劲一拧。只听那人痛苦地哼了一声，腕骨“喀嚓”一响，刀掉在地上了。拉特利奇一把抓起尖刀。

“可苏音（谁派你来的）？”他用同样的土话问，刀尖指着那人的脖子。

“阿迈可塔（你娘的）！”那萨克哈拉人一声咆哮，死命挣脱开来，朝拉特利奇下身狠狠踢去。他一下子痛得麻木了。那人就地一滚，挣脱身子，爬起来向格罗斯韦诺地一溜烟逃去。

等剧痛过后，拉特利奇才直起腰。他不想追赶，也不想呼救，以免引起官方注意。他瞧了瞧那把刀，刀柄很精致，象个上小下大的“S”形——无疑，这是地地道道的萨克哈拉货。他摇

摇头，把刀丢进路沟。

肩头在流血，但不很厉害。幸好伤口只在表面。他把一块折好的手帕垫在衬衣下吸血，然后找回皮包，又朝贝尔格拉夫广场走去。虽然肩膀疼痛不止，但走得比刚才快多了。

二

戴维·奥尔巴克的宅邸是幢白色的砖石结构建筑。对开大门上没有旗杆。四周五英尺高的围墙上也没有闪闪发光的铜牌。要是有了这些装饰的话，这座宅邸就很可能被误认为是坐落在贝尔格拉夫广场上的一座华丽的外国使馆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幢建筑一直是奥尔巴克家族的英国后嗣历代首脑的住所。它那宏伟、典雅的乔治时代的建筑风格和那永恒的气概使奥尔巴克家族历代传人跻身于英国最受尊敬的商业银行家行列，和英国的罗思柴尔德银行并驾齐驱。此外，这两大银行家族还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两家都是家财万贯、声名赫赫、举足轻重。两家在国外都有独立的、外籍的分支。两家都一直有意识地保持着家族间的联系和犹太传统。

戴维·奥尔巴克爵士领导着他曾祖父的曾祖父雅各布·奥尔巴克于1837年建立的伦敦商业银行。五十二岁的戴维·奥尔巴克对雅各布·奥尔巴克公司行使着唯一的控制权。他只有一个兄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在英国的叔叔们也都已去世。由于某种命运或遗传的恶作剧，他们的儿辈——即戴维的堂兄弟们

——要么没有经营银行的天分，要么就是没有这种兴趣。奥尔巴克是个鳏夫，只有一个孩子——他钟爱的女儿。

管家费伦拿着拉特利奇那件又破又脏的大衣，把他领进客厅。

挂在客厅里的画真够得上博物馆收藏的水平——两幅夏尔丹的^①，塞尚^②的那幅画价值连城，还有斯蒂恩^③的。精美的唐朝和明朝的花瓶里插满鲜花。戴维·奥尔巴克从安乐椅上站起身。他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前额突出。一看见拉特利奇那头乱发和划破的外套，他深棕色的眼睛一下睁得滚圆。

“我的天！你怎么了，马修？”

“有人想暗算我。”拉特利奇三言两语把事情讲了一遍。事实对他可能不利。

“必须叫警察和医生。”奥尔巴克激动地说。

“算了，戴维。我不想别人来过问这些事。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用一下浴室，清洗一下就行了。”

“当然可以。”

奥尔巴克把拉特利奇领进浴室。浴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各种药品。他站在旁边帮助拉特利奇。拉特利奇脱去外套、衬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发达的上身。他的身上和脸上一样，也被晒得黑黝黝

①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

②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

③ 简·斯蒂恩（1626—1679），荷兰画家。